



青莲文学

主办：济宁晚报社

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

协办：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邮箱：qinglianwenxue@163.com

正是那些形态不一的花，让我跟自然拉近了距离。因此，我特别喜欢那些花。

人就是这样，越喜欢，就越上心。一有时间，我就会跑到阳台上，在它们身上，我做得最多的自然就是浇水了。水桶、水壶、喷壶一应俱全。看着它们水灵灵的样子，我内心自然也是十分欣喜。

一天天过去了。有的花长得越来越俊美、有精神，有的却长得越来越黯淡。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

然大悟，有些花，是不能溺爱的。我应该平等地去对待每一盆花，不能犯厚此薄彼的错误。有一盆花，眼看着就奄奄一息了。它越是如此，我越是觉得对它照顾得还不够。于是，在浇水的时候，我就总是把它浇得透透的。可令我失望的是，最终它还是彻底凋谢了，我不得不把那些残枝败叶全部清理掉了。

于是，那个漂亮的花盆，便彻底空了。别的花盆养花，它却只养泥巴。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惊喜地发现有几株幼苗正在奋力地从泥土里往外挤。它们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样子，瞬间感动了我。一见到那些绿意，我的心弦又被拨响了。于是，我在浇别的花的时候，也顺便照顾一下它。即使只是一些杂草似的东西，我也没法做到视而不见。我想到了英国作家理查德·梅比的《杂草的故事》，那是一些优点尚未被发现的植物，一旦发现了它们的优点，它们就

可以帮助人类塑造人格。于是，我开始在它身上倾注越来越多的心血，精心耘土、施肥、浇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看到它葳蕤的一面了。我给它换了一个更好的位置，让它接受更多明媚的阳光。趁没人的时候，我还情不自禁地为它唱起了歌。一个月过去了，再去凝视那个花盆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它竟然开花了！那些紫红色的花瓣，看上去既像芬芳的精灵，也像馥郁的梦幻。于是，我便蹲了下来欣赏着。

而今，那盆花已经蔚为壮观了。那天，何谢、王旭夫妇到我家来喝茶，谈着谈着不知怎么就谈起了那盆花。我就让他们帮我查了一下，这才得知，那花儿有一个别致的名字：红花酢浆草。每当我望向它的时候，我的内心便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温暖。

于是，我开始在它身上倾注越来越多的心血，精心耘土、施肥、浇灌。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看到它葳蕤的一面了。我给它换了一个更好的位置，让它接受更多明媚的阳光。趁没人的时候，我还情不自禁地为它唱起了歌。一个月过去了，再去凝视那个花盆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它竟然开花了！那些紫红色的花瓣，看上去既像芬芳的精灵，也像馥郁的梦幻。于是，我便蹲了下来欣赏着。

而今，那盆花已经蔚为壮观了。那天，何谢、王旭夫妇到我家来喝茶，谈着谈着不知怎么就谈起了那盆花。我就让他们帮我查了一下，这才得知，那花儿有一个别致的名字：红花酢浆草。每当我望向它的时候，我的内心便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温暖。



散文

一盆花的故事

谭延桐



小说

莽山娃

欧阳华丽

莽山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二娃被麻绳勒得生疼，雨水顺着他的光脚丫往下淌，在泥地上冲出一个坑。老爷的皮鞭抽在背上，火辣辣地疼。

远处突然传来嘈杂声。一队穿着灰色军装的人从山路上走来，他们帽子上有颗红五星，在雨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救命！救命！”二娃扯着嗓子喊。

领头的高个子军人皱起眉头，大步走过来。老爷慌忙迎上去：“军爷别听这小崽子胡说，他偷懒不干活。”

高个子军人没搭理地主，径直走到树下，抽出匕首割断绳子。二娃像只湿透的小鸟一样掉下来，被军人稳稳接住。“多大了？”军人问，声音像莽山的泉水一样清澈。“十……十二岁。”二娃结结巴巴。“给他拿套干衣服，再带他吃点饭。”军人对身后的人说，恶霸老爷张嘴想说什么，看见军人腰间的驳壳枪，又闭上嘴。

那晚，二娃蜷缩在篝火旁，身上裹着件大军装。他吃了三碗米饭，撑得直打嗝。翌日天亮，红军开拔了。二娃光着脚跟在队伍后面，像只小尾巴。杨政委回头看他：“回去吧孩子，你太小了，还没有枪高，当不了兵。”“我没地方回，阿爹阿妈都不在了。”二娃揪着过长的裤脚，“让我跟着吧，我会爬崖，能帮你们采药，有人病了我知道用什么草药。”杨政委和王团长交换过眼神。就这样，二娃成了红军队伍里最小的“战士”，大家都叫他“莽山娃”。

一个月后，锁关峡战斗打响。锁关峡是一道易守难攻的天险。两侧山峰险峻，绝壁峭立，几近垂直，直插云霄。最窄处仅有30米宽，口子中间有一条细长沟，沟上有一座木桥，是由此经过的唯一通道。敌军在桥头、山崖修筑了坚固的碉堡，隘口有一个营扼守，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又有一个营，严阵以待。第五次冲锋又失败了。伤员被抬下来，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

“必须赶在天亮前突破。”王团长的声音从指挥所传来，“否则后面的敌军主力一旦追到，形成合围，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国民党军的机枪阵地布置得天衣无缝，隘口后方的三角谷地还埋伏着预备队，随时可以增援。如何突围？

莽山娃溜到悬崖下，月光下，岩壁上的裂缝和突起隐约可见。他跑回指挥所，差点撞上正在研究地图的杨政委。“政委！我能爬上去！”莽山娃气喘吁吁地说，“碉堡没顶盖，从上面扔几颗手榴弹，敌人就完蛋了！”

指挥所里安静了一瞬，的确，碉堡两边都是极为陡峭的悬崖绝壁，敌人断定无人能攀岩而上，所以没加顶盖，而敌人的工事集中在木桥两边和后面的山坡上，悬崖两侧和山顶没有敌人防守。王团长蹲下身，平视着莽山娃：“小鬼，那是悬崖绝壁，鸟都不一定飞得上去，你如何上得去？”

“我能！”莽山娃急得直跳脚，“我在莽山采石耳，

比这还陡的崖都爬过！只要一根长竿，竿头绑上钩子，能钩住绝壁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什么的，我就能上去。只要我一个人爬上去，就能扔下绳子，别说一个连，一个营也能上去。”

杨政委和王团长交换眼神。几分钟后，全团的绑腿带都被收集起来，结成一根长绳。

月亮躲进云层时，莽山娃站在绝壁下。他光着脚，腰间缠着那根用上百条绑腿结成的长绳。战士们临时制作的竹竿顶端绑着铁钩，沉甸甸的。

“记住！”杨政委蹲下来给他整理绳子，“上去后先躲好，确定安全再放绳子。”莽山娃点点头，突然抱住杨政委的脖子，在他耳边小声说：“要是我掉下来了，别把我埋太深，我怕黑。”杨政委喉咙发紧，用力揉了揉莽山娃的脑袋：“胡说什么！等你下来，我让炊事班给你做一大碗红烧肉，好好犒劳你！”

第一钩准确地勾住了一处突出的树根。莽山娃试了试力道，深吸一口气，身体轻盈地腾空而起，像一片树叶般贴上岩壁。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莽山娃动作行云流水，竹竿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一钩，一荡，一攀，他的身影在绝壁上迅速上升。有时看似无处着力，他却能凭借脚尖在岩缝中的微妙支撑，再次挥出竹竿。爬到一半时，一块松动的岩石突然脱落。莽山娃的身体猛地一坠，只有铁钩还挂在岩缝里。埋伏在附近的战士们心脏突然漏跳一拍。

莽山娃悬在半空，他想起阿爹摔下悬崖那天，血染红了崖下的金叶白兰。咬了咬牙，他再次挥动竹竿，钩住更高处的一丛灌木。当他的手终于抓住崖顶的边缘时，月亮正好从云层中钻出来。莽山娃趴在崖边，大口喘气，然后小心翼翼地放下绳子。

第一颗手榴弹落入碉堡时，国民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爆炸声接二连三响起，机枪阵地瞬间哑火。红军主力如潮水般涌过木桥，喊杀声震天动地。天亮了，锁关峡被红军彻底控制。莽山娃被绳索吊下来时，整个人都在发抖——不是怕，是累的。他脚上的血泡都磨破了，走一步一个血印。

王团长一把抱起他：“好小子！你立了大功！”

莽山娃趴在王团长肩上，闻到和那天救他时一样的火药味。他迷迷糊糊地想，这味道真好闻，像家的味道。炊事班果然端来一大碗红烧肉。莽山娃狼吞虎咽地吃着，听杨政委说他们要继续向北走。

“北边冷，给你做了双鞋。”杨政委拿出一双小布鞋，“以后别光脚爬崖了。”

莽山娃把油乎乎的手在衣服上擦擦，接过鞋子上脚一试，不大不小，刚刚好。

队伍开拔时，莽山娃穿着新鞋走在杨政委身边，“政委。”他拽拽杨政委的衣角，“我算是真正的红军战士了吗？”

杨政委笑了，把一颗红五星别在他的小帽子上说：“你早就是了，我们的红小鬼。”



诗歌

碰面(外一首)

铃兰

也许是银河正在流经头顶
两生情愫擦出的火花竟然是冷的

冷是表面的温度

热是内在的力量

忽冷忽热是我们恪守的分寸

但稍有暧昧之处在所难免

克制是一回事，萌动是另一回事

你递给我一杯水，我一仰成夏

空杯觉察到自己站不稳了

这证明软肋都在下半身

鼻息成虎，把心跳挂在树梢上

我只好等着它慢慢爬下来

夜色多好，虫鸣咬人耳根

再进一步会败坏风月的

你我相视一笑

我轻轻推开你的时候

想必你也有了归意

留下路灯透过蔷薇花影在地上晃动

像两个人的心，纠缠过后

一阵一阵地痉挛

三人行

我们在花园餐厅里碰杯

月色柔滑下，讨论着人性薄脆

盘中被咀嚼过的鱼骨

错落的斑驳已显出往事纹理

让一些倾诉尝试出发，在酒尽时抵达

曲院风荷的夜晚是一瓶啤酒的绿

三杯过后，遗憾的事各有千秋

多年前，我和一群非同类的人

在饭局上酒肉相喧

碗盛着生活的饥饿，杯装满应酬的空无

一脸星光的我，退出沸腾的席间

掀帘时有些微醺迹象

闭上眼睛，旷野生凉

我是多余的，两三个路过的人

想理解我又拐个弯离开了

现在多好，和对的朋友一起

花果在树荫下饱满，有些思想正在落下

而我们也成熟了，即将毕业